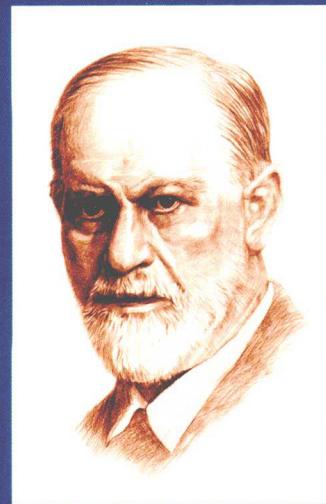




西方经典悦读

大师经典·通俗阅读



精神分析引论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精神分析引论 / (奥) 弗洛伊德 (Freud, S.) 著;
张堂会编译. — 北京 : 北京出版社, 2012.5

(西方经典悦读 / 杨玉成, 崔人元主编)

ISBN 978-7-200-09285-1

I. ①精… II. ①弗… ②张… III. ①精神分析
IV. ①B84-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89789号

西方经典悦读

精神分析引论

JINGSHEN FENXI YINLUN

(奥) 弗洛伊德 著 张堂会 编译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出版社 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本 12.75印张 168千字

2012年5月第1版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00-09285-1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58572393

|| 目录 ||

编者的话 1

导读 人类内心的隐秘世界 5

第一编 过失心理学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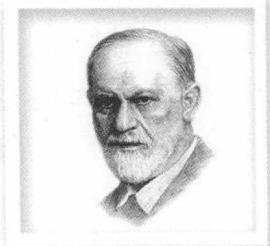
第一讲 绪论.....	2
第二讲 什么是过失.....	6
第三讲 过失背后的秘密.....	12
第四讲 过失的心理学解码.....	22

第二编 梦 29

第一讲 什么是梦.....	30
第二讲 梦的特点.....	32
第三讲 梦的假说与释梦的技术.....	38
第四讲 梦的显意和隐意.....	44
第五讲 儿童的梦.....	50
第六讲 梦的检查作用.....	55
第七讲 梦的象征功能.....	60
第八讲 梦的工作.....	67
第九讲 梦例解析.....	73
第十讲 原始的梦与幼稚的梦.....	81
第十一讲 梦的欲望的满足.....	88
第十二讲 释梦的疑惑.....	93

第三编 神经病通论 99

第一讲 精神分析法与精神病学.....	100
第二讲 强迫性症候.....	105
第三讲 创伤和潜意识.....	113
第四讲 抗拒与压抑.....	117
第五讲 性的生活.....	124
第六讲 “力比多”的发展与成熟.....	130
第七讲 性欲的发展与退化.....	138
第八讲 症候是如何形成的.....	145
第九讲 神经过敏.....	151
第十讲 焦虑.....	156
第十一讲 自恋.....	165
第十二讲 移情.....	171
第十三讲 分析疗法.....	179



新编 心理学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第一编 | 过失心理学

第一讲 緒論

各位，我不知道你们对于精神分析有多少了解，暂且假定大家对此一无所知，先从最基本的人门知识讲起，讲演的题目就叫《精神分析引论》。

我假定大家都知道所谓精神分析就是治疗精神病患者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和其他医疗方法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像其他医生那样夸耀自己的治疗方法多么神奇有效，相反，我们告诉患者采用这种方法治疗有诸多困难，比如疗程较长，需要患者很好的理解与配合，并且疗效如何也不敢保证。

请原谅我一开始就把你们看成我的神经病患者，所以还是劝大家不要来做我的听众好了。在我这里学不到完整的精神分析的知识，你们的习惯性思维必然会反对精神分析，要想改变这种固有的思维模式又会使你们很痛苦。我无法预测你们从我的讲演中能对精神分析有多少理解，但我敢保证说你们学不会如何进行精神分析，也无法用它来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如果有些听众不满足于一知半解，还想以精神分析作为职业那就更不可取了，因为现在精神分析还处于四面围攻之中。不过，新知识毕竟自有其魅力，如果你们不理会我的劝告下次仍

然来听讲，我也不胜欢迎。但我必须要告诉你们精神分析的困难症结所在。

首先我谈一下精神分析的教学和训练的困难。

在医学课程训练中，大家习惯于用眼睛去观察实物，如解剖的标本、化学反应的沉淀物等，还可以和病人接触单凭感观就能从症状中判断发病的原因。在外科手术中你可以亲眼目睹医生如何通过手术解救病人，甚至你自己还可以亲自尝试一下。这些老师在教学时就像带领游客参观博物馆一样，只需把学生引领到陈列品面前并给他们作一些讲解就行了。而精神分析则截然不同，除了医生和患者的交谈外，别无其他，所以病人家属对这种谈话治病的方式感到很可疑。但是语言的确具有一种巫术般的魔力，可以影响人们的情绪，所以我们不应轻视话语在心理治疗中的作用。我们如果能听到医生和患者的谈话也该感到高兴，可是这也很难办到。病人只有在和医生建立一种特殊的感情时才愿吐露自己的心声，假如有旁观者在场，病人不可能把自己的秘密公之于众，况且有些想法连他们自己都不愿承认。

你们无法实地参与精神分析的治疗，只能通过一些道听途说来了解精神分析。这种间接的转述会使你们的判断变得很困难，所以你们必须要相信转述者的话是真实可信的。

假如你们正在听历史讲演而不是精神分析学，讲演者说的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生平和战绩，你们凭什么相信他说的就是真的？这和精神分析比起来更不可信，因为这些历史教授并没有参加过亚历山大的远征，而精神分析学家至少可以告诉你们他自己曾参与其中的事情。那我们不禁要问，历史学家所根据的是什么？要么根据和亚历山大时代接近的人的叙述，要么根据那些保存下来与之相关的钱币或壁画。然而你们细心思考便可发现，有关亚历山大的报告不见得都是真的，有些是需要进一步求证的，可是大家在离开讲堂时不至于怀疑亚历山大的存在。为什么呢？一是因为教师不会把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教给学

生；二是历来史学家关于这些史实的记载都相一致，再加上其他一些推测和印证，就让人更加确信亚历山大的存在。

你们可能会问，精神分析既没有客观的证据，又不能亲身参与，那如何去研析它并相信它呢？研究精神分析当然不容易，到现在也没有几个人能窥其堂奥。但要学习精神分析还是有章可循的，那就是从分析自我的人格开始。日常生活中有许多熟悉的心理现象可以用作自我分析的对象，通过这种自我分析，你们就会发现精神分析所描述的过程是真实的，观点也是正确的，那么这种方法也是可以信赖的。如果再能接受高明者的指点，不断地体验自我分析的效果，就会有飞快的提高。可惜这种良好的学习方法仅适用于个人，而不适用于全体。

精神分析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你们对于它的态度。

在这方面，你们自己是有责任的。你们一直处在医学训练的影响下，大大偏离了精神分析的态度。你们习惯于从解剖学方面确定有机体的功能是正常还是发生了障碍，并从化学或物理学方面加以解释，从来不曾考虑精神方面的因素。你们对于精神分析学所采用的观点还很陌生，一向对它感到怀疑，拒绝它的科学性，认为这些都是诗人或玄学家的事情。你们的这一缺陷妨碍了你们的医学成就，因为接触病人首先面对的就是精神问题，结果只好让那些你们所轻视的江湖术士和巫师大行其道。

你们以前所受的训练有很多的弊病，没有开设对于你们很有用的思辨哲学、描述心理学、试验心理学，这些课程可以帮助你们理解心灵和肉体的关系，了解精神失常的方法。在精神医学上有一门学科专门研究各种精神功能失常，用精确的图表来描述病情，还汇集成许多临床样本，但就连精神病专家也怀疑这种精确的公式能否成为科学，因为看似精确的图表背后有很多病症的原因、组织和联系都没有搞清楚，治疗时也就很难奏效。这种缺陷恰恰是精神分析学所要填补的漏洞，它能提供精神医学所没有的心理学基础，发现肉体和精神失常之

间的关联，破除对解剖学、生理学等方面的迷信，这些纯粹的心理学概念一开始会让你们感到陌生。

精神分析有两大信条挑战了人类的成见，触怒世界，招致群怨。

第一，精神分析认为人类的精神活动大部分是潜意识的，我们能意识到的东西只占全部意识的一小部分，就像海面上露出的冰山一角。我们以前习惯于把心理和意识混为一谈，认为心理学就是研究意识的科学。但精神分析偏要挑战这个成见，把那些看不见的思想和欲望都看成是一种意识，即潜意识。为此，精神分析遭受很多不公正的嘲讽，认为它是不严肃的巫术。但我可以保证，潜意识的学说一定会有被接受的一天，人类一定会在科学的道路上迈出新的决定性的一步。

第二，精神分析认为人类一切本能冲动都是性的冲动，性冲动是造成精神疾病的重要起因；性冲动也是人类创造文化艺术和社会成就的最大动力。我看这才是精神分析招致怨怒的最大原因。我坚信人类文明是以牺牲原始的本能为代价而创造出来的，在创造文明的过程中，性的本能起了很大作用，只不过在此升华了，从性的目的转向其他目的，不再固执于性的意义，从而具有更大的社会价值。我们通常认为性解放和性堕落会对文明构成极大的威胁，就对这些敏感的话题置之不理，不去关心个人的性生活，漠视性本能的存在，或者对此严加惩戒。一旦精神分析把性的本能披露出来，就被斥责为危害道德，违反科学而横加阻挠。人类本来就乐于把自己不同意的东西当成不真实的，就随便找些子虚乌有的理由来加以辩驳，诋毁精神分析的客观结果。虽然这些理论不很令人愉快，但我们只不过是把自己研究的结果据实说出来而已。我们坚信科学研究不必照顾个人的成见，无论这些成见是否合理。

以上就是精神分析所要面临的一些困难，对一个初学者来说也许太难了，但如果大家能克服这些困难，我们便能继续讲下去。

第二讲 什么是过失

在日常生活中，你也许会经常有这样的经历：你想叙说某件事情，但说出之后却发现用错了词语，想写某个字却写成另外的一个字；读文章时往往念错了原本比较熟悉的字；耳朵本来没有什么毛病，却偏偏听错了别人说的话。这些口误、笔误、误读和误听的现象就是我们所要讨论的过失，它们并不是一种疾病，正常健康的人也都会有这种情况。

除此之外，我们有时还会碰到另外两类的过失行为。比如你遇见一个熟人想上前去打声招呼，可话到嘴边就是想不起熟人的名字；本想出去办点事情，可出门以后却忘了想要做的事情。这一类过失是由于暂时性的遗忘所导致的结果，以后还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来。另一类过失就有些不妙，往往是永久性的遗忘所导致的结果。比如你随手放了一件物品，却再也找不着了。类似的情况不胜枚举，对于这样的遗忘，我们往往会感到诧异和懊恼。

经常遗失小物品之类的过失不算什么大事，在实际生活中也没有多大的意义，一般不会引起你关注的兴趣。可现在我们就要研究这些看似没有意思的现象，你也许会觉得在这些琐碎的事情方面花费精

力和时间太不值得。你也许认为精神分析更应该去分析研究那些重大问题，如耳聰目明之人能在白天看见或听见那根本就不存在的事物或现象。你们通常会以为凡是重大的事件一定会有重要的表现，可精神分析却就要从那些被别的学科所轻视的无关紧要的现象开始，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些重大的事件恰恰是通过一些琐碎的、细微的迹象显露出其端倪的。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加以证明，假如在座诸位中有一位男青年，你怎么知道自己博得一位女孩子的好感，赢得了她的芳心呢？难道你一定要等到她给你热烈的拥抱和大胆的表白以后才明白吗？你从她的一个眼神、一个手势或一次紧张的长时间握手足以感觉到她的热情。或者作为一个侦探，你正在侦察一桩凶杀案，你能指望凶犯在案发现场留下一张写有姓名、地址的照片给你吗？你一定会因为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而倍感兴奋。所以即使一些微不足道的记号也有其价值，不应该轻易地忽视，从中完全可能发现重大的事件。精神分析就是要学会重视琐碎的细节，寻求研究问题之道。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对生活中这些小过失产生兴趣。

一个不懂精神分析的人会如何解释这些过失现象呢？他一定会说这些微不足道之事根本就不值得去解释。要么简单地解释为人的身体机能发生轻微紊乱，要么解释成是精神上的松懈所致。按照这样的理解，一个能言善辩之士说错了话，那必定是以下原因所致：一是他身体疲倦或不舒服；二是他处于亢奋之中；三是他精神过分集中之故。这些好像很容易得到证实，比如疲劳、头痛常使人说错话；过度兴奋也容易出错；过分关注于某事常会忘记其他的事情，就像布拉特剧本里描写的教授因为沉迷书本，要拿自己的雨伞时，却错拿了别人的帽子。

这些理由似乎很容易理解，也无可非议，但还是不能引起我们多大的兴趣，不能完全满足我们的期望。问题远非如此简单，仅从身体的循环系统和机能方面去解释，认为由于机体的或心理的原因而引起

的“注意力”失常是造成过失的主要原因，是不足以使我们信服的。如果深究一下就会发现“注意力”分散引起过失的学说与事实不尽相符。因为有好多正常人即使没有疲倦或兴奋的症状，也有产生过失或遗忘的可能。注意力增强不见得就能成功，注意力分散也不见得就会失败。一个人如果在重要的谈话中说出与自己所要说的相反的话，就无法用心理或生理上的注意力去解释。

关于这些过失，还有许多别的次要的特点就不能用这些理论来解释了。为什么一个人忘记了某个熟人的名字，却怎么也回想不起来？有时一些过失是连锁性的，如一个人第一次忘记了约会的事情，第二次努力地记住了却又记错了约会的时间。在排版时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比如有一次某社会民主党报纸报道节庆，竟然说“到会者有呆子殿下”，第二天只好更正错误，表示道歉，错句应更正为“到会者有公鸡殿下”。

过失也有可能是受到暗示而引起的。比如有一个演员在演席勒的《奥尔良市的姑娘》中的信使时，他本应向国王禀报“警察局长将剑送回来了”，可在预演时，主角和他开玩笑，将台词改为“单驾马车将马送回来了”。结果公演时，这位扮演信使的演员一再告诫自己不要说错了台词，可还是按照错本说错了台词。

这些过失绝非“注意力分散”所能解释清楚。选择口误作为例子来加以探讨是最合适不过的。语言学家梅林格和精神病学家迈耶尔搜集了很多这样的实例，他们将口误分为“倒置”、“前移”、“留置”、“混合”、“替代”等几种情形。这些情形大多是在下意识或不自觉中出现的。

比如，将“黄狗的主人”说为“主人的黄狗”，把“米罗的维纳斯”说成“维纳斯的米罗”都属于倒置的例子。另一个人人皆知的例子是旅社茶房敲主教的门，当主教问他是谁时，他慌乱中回答说“我的奴仆，大人来了”。这可看做是倒置的绝好的例子。有人想说

“这思想深深地存在我心理”却说成“这思想热心地存在于……”就属于“前移”的现象。至于“留置”则是指已经说出的音节干涉到将要说出的音节时所发生的口误，如宴会中有人把“诸位，请大家干杯（auzustossen）敬祝我们领袖的健康”说成“诸位，请大家打嗝（aufzustossen）敬祝我们领袖的健康”。某国会的议员本想称另一位议员为“尊贵的国会会员（central hall）”，却错说成“尊贵的中心地狱会员（central hell）”。一个士兵本想对他的朋友说“我希望我们有一千人守卫（fortified）在上山”，却说成了“我希望我们有一千人打败（mortified）在上山”。

比较常见的是“混合”的例子。一个男子与一位女士在分别时，男子问女士可否再“送辱”（begleit-digen）她一程，“送辱”是由“护送”（begleiten）和“侮辱”（beleidigen）混合而成的。另外，替代也是经常碰到的口误，即人们往往用一个相同或类似的词语来代替本来想说的词语。如某教授在给学生上课之前说“我不愿（geneigt）估量前教授的优点”，其实“不愿”是“不配（geeignet）”之误。

最普遍而又最值得注意的口误是把所要说的话说反了。例如，有一个国会的议长在会议刚开始竟然失口说道：“诸位，今天法定人数已足，因此，我宣告散会。”由此可以看出口误和说话者的心理有密切的关联，并不是由于字音相混淆所致。有时与说话者有关的熟悉的联想也会导致发生口误。有一次，在德国生理学家、物理学者赫尔姆霍茨的孩子和工业界领袖及发明家西门子女儿的婚宴上，著名生理学家杜布瓦-莱蒙演被邀请给两位新人致辞祝福，他在讲话结束时举杯说：“愿西门子和哈尔斯克（Siemens and Halske）百年好合。”竟然把新郎和新娘说成了一个柏林人皆知的旧公司的名称（Siemens and Halske）。

生活中口误无所不在，这些口误本身都是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口

误的结果本身可被看作是一种有目的的心理过程，是一种有内容和有意义的表示。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口误，探测说话人潜意识中的某种愿望。议长居然在庄重的场合下出现口误，会议刚开始时就宣告闭会。那么，我们便可揣测其潜意识之所在。他必定认为这次会议达不到预期的效果，那还不如散会来得痛快，所以这个口误的含义是不难揣测的。又比如两位熟悉的女士在一起，一位正在编织帽子，另一位女士就赞美道：“我一看就知道这顶可爱的帽子是你绞成（cufgepatzt）的。”她本意是想说“绣成”（aufgeputzt）却错说为“绞成”。如果分析一下这位女士的言外之意，就会发现她认为这顶帽子织得不好，她根本就看不上，但又不好明说，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口误。又比如有一个以刚愎自用著称的夫人，她说：“我先生问医生他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医生说他不需要吃特殊的食品，他只要吃我所喜欢的东西就行了。”这个过失的含义也很容易明白，她应该说“丈夫喜欢的东西”，却不自觉地顺口错说成“我喜欢的东西”。

大多数的口误和一般的过失都是有意义的，自然而然地应该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对于生理的及心理生理的条件可以略而不谈，把注意力全部倾注于过失的心理学的研究。只要我们仔细去研究和分析，便能得到我们所期望的结论。

我们要充分重视作家在这方面的表现，他们常利用口误及其他过失作为文艺表现的工具。他们认为口误绝非无关痛痒的小事，相反，他们是想用口误来表示一种深意，是有意而为之的。作家绝不至于出现偶然的笔误，进而让这些笔误成为剧中人物的口误。所以研究口误，与其求之于语言学者及精神病学者，不如求之于作家。比如德国作家席勒所著的《华伦斯坦》（比科洛米尼，第一幕第五场）就运用了一个非常精彩的口误。少年比科洛米尼陪伴华伦斯坦公爵美丽的女儿回到了营寨。在路上，他突然领悟到和平的意义，所以他就热切拥护华伦斯坦公爵而力主和平。结果他的话使得他父亲奥克塔维奥和朝

臣奎斯登贝格大惑不解。于是，他们就有了下面这段对话：

奎斯登贝格：啊，难道就这样吗？朋友，我们就让他受骗吗？我们就让他离开我们，不叫他回来，不在此时此地打开他的眼睛吗？

奥克塔维奥：他已经打开我的眼睛了，我都看清楚了。

夸斯登贝格： 看见什么呢？

奥斯塔维奥：这该死的旅行！

奎斯登贝格：为什么呢？你究竟指什么呢？

奥斯塔维奥：朋友，来吧！我得立即顺着这不祥的预兆，用我自己的眼睛来一探究竟——跟我来吧！

奎斯登贝格：什么？到哪里去呢？

奥斯塔维奥：（匆忙地说）到她那里去。到她本人那里去。

奎斯登贝格：到？

奥斯塔维奥：（更正了自己的话）到公爵那里去。来，跟我去吧。

奥斯塔维奥本要说“到公爵他那里去”，可是他说错了，由“到她那里去”这几个字，可知他对于公爵的女儿也不免有所依恋。

第三讲 过失背后的秘密

生活中到处都存在过失，过失本质上是一种内心潜意识的流露。

在前面的讲演中，我们仅仅讨论了过失本身，而没有涉及过失的意义。其实，对过失意义的研究将会更为有趣，从中可以看出我们上边所讨论的并不是对过失的肆意的夸大，过失之中的确有潜意识意向的存在。

我们还是以口误为例，来考察其更多的表现，便可知道这些例子全含有显而易见的潜在意义。

首先是那些把自己所说的话说反了的例子。比如，那位议会议长在会议刚刚开始之时就错误地宣告散会，他的意向其实很容易了解，他内心希望会议早点结束，甚至根本就没有指望会议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不希望召开这次会议。

其次是口误虽然不是相反的话，但却能表现出说话人矛盾的思想。譬如那位教授把“我不配 (geneigt) 估量前任教授的优点”，错说为“我不愿 (geeignet) 估量前任教授的优点”。“不愿”和“不配”虽然不是反义词，但可以看出这位教授内心矛盾的心态，他也许从内心深处就看不起前任教授，才负气地说出这样不大得体的口误。

要说的话说反了；在后面一组口误中，一个意图只是扭曲或修改了其他意图，因此就产生一些令人莫名其妙的混合词来。

相信我们现在已能领会大多数口误的秘密了！那么更进一步，我们还能领悟此前那些不能理解的另一类口误。例如，歪曲某人的名字，目的就是要贬低某人。有教养的人虽然不用这种普通的方式骂人，却往往把它伪装成笑话借以达到自己的目的。法国总统Poincare的读音曾被人歪曲为“schweinskarre”发音，意思是“猪样的”。在宴会上把“干杯（auzustossen）”敬祝领袖的健康说成“打嗝（aufzustossen）”敬祝领袖的健康，仪式的气氛就意外地被扰乱了。议员把“尊贵的国会议员（central hall）”错说成“尊贵的中心地狱会员（central hell）”，会场里的安静气氛就被扰乱了，因为这些词的变化里都含有讥讽的意味在内。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有些人纯粹是为了开玩笑，故意将一些平常无害的字变成粗野的字，来哗众取宠。有时你确实很难区分究竟是无意的口误，还是有意的玩笑。但总的来说，过失绝不是随便发生的事件，而是一种重要的心理活动，它是由于两种不同的意图同时引起或互相干涉的结果。它不是无所谓的，而是有意义的。这个概念不仅适用于口误，同样适用于其他种类的过失，如误读、笔误、遗忘及做错事和失物等等。

我们讨论过失，不只是要了解过失，而且还要由此去了解精神分析的要义。我要问你们，干涉其他意图的究竟是哪种目的或倾向呢？而干涉的倾向和被干涉的倾向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因此，过失的谜一经解决，我们还要进一步地努力。那些学者们所重视的因素，如循环系统的扰乱、疲倦、兴奋、心不在焉以及注意力分散等，对我们来说有何意义呢？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对精神分析来说，我们并不经常否认别人的主张。精神分析只是在别人的观点中加入一些新鲜的材料，并且尽可能补充进去的恰恰是最重要的部分。那些因